

寄生草

三幕喜劇

洪深改編

刊行

寄生草

H. H. DAVIES 著

洪深 改編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復興二版

寄生草

原著者 H. H. DAVIES

改編者 洪 深

發行者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法大藥房
漢口 交通路
昆明 武成路

寄生草（三幕喜劇）

時間：

民國三十三年秋天

地方：

大都市近郊的一個住宅區，如離重慶不遠的「歌樂山」之類

人物：

吳華清——國華貿易公司總經理

許培英——家庭女教師

吳·唐文錦——「寄生草」型的太太

唐立人——吳太太的哥哥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幕

吳家客廳——左首，兩個法國式落地長窗，開出去是花園。正中，一個較闊的門，門外是樓梯，門上有幔子。右首牆上，有壁爐。屋子裏有好些很舒服的傢俱——雖然在抗戰期中，似乎還沒受到影響：這裏是如前的富麗，舒適。

點着燈，開着窗，是晚飯後。吳華清大約四十六歲，坐在燈底下翻着「良友」和其他雜誌。許女士從樓上輕輕走下——。一個好看，誠實，約有二十四歲的女子。

許培英

（看着吳華清，有許多話想說，但又覺得很爲難——最後，鼓起勇氣走向他）吳先生，你此刻忙吧。

吳華清

（抬頭）哦，許小姐。哦，還好，不忙。

許培英

我有話跟你說，吳先生。

吳華清

好，你坐呀。

許培英（走至桌旁，但不即坐）現在，各地方的中小學又在正式開學了。我想，他們

小孩子們最好還是進學校去。

吳華清（尋思看，不自覺的站起來）啊，你想離開我們了麼？

許培英我真是不想走，我要走起來，心上也是很難受的。吳先生跟吳太太待我總是那末好。你們從來也不拿我當作一個請來的女教師看待的。

吳華清你跟我們待了有這麼久的時候，我們簡直把你當作自己人一樣了。

許培英我也常常覺得說不出來的感激你們。我真捨不到離開你們。而且要跟他們兩個小孩子說：「我走了，再見」的話，（情感地）我簡直不忍心說出口來。（慢慢地克服了自己的「生滴門答而」）可是這一次我實在得走。

吳華清（見她這樣堅決，也爲難起來——盤算着，踱到長窗邊——又踱回來，嚴肅地）你不是要去結婚吧。

許培英（笑了）啊，不是……不會有那樣有意思的事。

吳華清（又踱到沙發後面，仍在盤算）唔。

許培英（望着天空微微搖頭，自笑）哼嘿，可惜……

吳華清（忽然想起）這件事你跟吳太太提過沒有？

許培英（上前訴說，像有甚多委曲）我和吳太太提過好幾回，第一回還在今年正月間，後來又提過三四回，可是吳太太不是太忙，就是太累！她總不讓我說完，她每回都叫我過幾天下一回再說。弄得我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所以我纔來找吳先生的。

吳華清（有點不舒服的樣子）可是你走不走的問題，我是不能作主的。

許培英我知道——不過，假如我能對吳先生解釋一下——

吳華清（踱向右邊）單是解釋一下，那當然是可以的。

許培英是這樣的：他們兩個小孩子，我是教不下去了。連連都快十二歲了；妹妹呀，雖然他只有九歲，可是他很聰明，他常常問我些非常難以回答的題目，說句老實話，我受過的一點教育，實在不夠給他們再往深裏教下去了。

吳華清（尋思着，又踱向左邊）他們現在就住學校不太小麼！總得有人照應他們纔

行。

許培英（跟隨上前）那末，至少應該換一個家庭教師；你得請一位大學畢業生。無論

怎末，這個人總不能像我這樣，碰到代數和英文就沒有辦法。

吳華清 你可以看書研究呀，你可以自我學習呀。

許培英 我起先倒也是這末想的，可是後來我知道我實在是沒有時間。

吳華清（同情地）你除掉做家庭教師以外，旁的零碎事情，實在是太多一點，我倒是

想到的。不過，我也沒有法子來干涉這事情啊。

許培英 不是要你吳先生費事，我並不是說什麼不滿意的話。我對吳太太有能幫點忙的

地方，我倒是很樂意做的。我並不全是爲着我自己纔請求換一個教師，真是爲着他們孩子們。在他們這歲數，應該有一個好好的人來教他們。在現在時候，拿什麼來教他們，怎麼樣教法，對於他們的將來，非常有關係的。要是爲着教師程度不夠，把他們將來的一輩子給耽誤了，那是我實在不忍心的。

吳華清 許小姐說這話太客氣了——呸，你要離開我們，我想我知道你還有一個理由。

許培英（含笑）什麼理由呢？

吳華清 你想去參加一種更加積極，更加有意義，更加對於抗戰有直接貢獻的工作，是不是？

許培英（漸漸斂了笑容）也是的。

吳華清（點頭）我很了解你吧，你想辭掉家庭教師職務幹工作去。

許培英 爲什麼不呢，吳先生。現在有多少婦女在做直接的抗戰工作，在醫院裏當看護，做兒童保育院的保姆，替前線的兵士縫製寒衣，參加鄉村婦女工作隊，宣傳隊，演劇隊。婦女們可以做的多着呢。可是我兩年來做的事，過的生活，和未曾抗戰以前沒有多大兩樣。我愈想愈覺得心裏不安。

吳華清 你用心教育兩個孩子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慨然）自然，文錦，吳太太，她似乎還可以更加努力一點。她也參加過幾個會，募過幾次捐，但是提到工作還說不上。而且，我們家裏的生活，似乎也過得太舒服一點，真像你說的，和以前沒有多大兩樣。我和文錦商量過幾次了，叫她節約一點。她沒有一回不答

應，也沒一回真的實行過。教我也沒有辦法——

許培英（亟待解決她的問題）吳先生，這一次一定讓我走吧。

吳華清（你一定要去做工作，我們當然不便阻止你，可是——

許培英可是：

吳華清（看着她，友情地）你走了，我們都會很想念你的！我一定會很想念你的！（

一半自語）你記得麼，咱們常常在一處閒談啊，下棋啊，出去散步啊！

許培英（興奮）可不是麼，我在這裏待了四年，可說沒有一天不是愉快的！

吳華清（四年，啊，四年了——簡直不像有四年！從好些事上看起來，好像你是一直在

我們這裏的！好吧，回頭把你剛纔對我講的話，都對吳太太講明就是了。

許培英（著急地）吳先生。

吳華清怎麼？

許培英（吳先生好不好——替我——對吳太太——說說呢？

吳華清爲什麼？

許培英 我怕她不肯讓我走，我每次提起辭職的話，她老是不肯讓我說完的。

吳華清 爲孩子們請教師的事，向來是由文錦作主的。

許培英 那末，（走近吳的身邊，懇求着）我向吳太太辭職的時候，吳先生可好也在屋裏坐着？

吳華清 這有什麼益處呢？

許培英 （爲難地）我是沒法子解釋給你聽，吳先生，不過要是你肯也在屋裏坐着——

（忽然縮住不說）我想我聽見吳太太下樓來了。

（兩人連忙分開）

吳太太 我不知道一本良友雜誌跑到那裏去了！

吳華清 在我這裏，你找嗎！

吳太太 沒有啊，不是找……就是不知道那裏去了！

吳華清 你要嗎？

吳太太 （和氣的樣子）要是你肯有我就不要……不過裏頭一節遊記我倒剛剛看一半。

吳華清 你拿去吧。

吳太太（拿着雜誌）你真的不要嗎？

（她四面一看，走向那一張頂舒服的沙發）

吳華清 沒有什麼關係。

吳太太（走着）謝謝你。（坐下來）許小姐，你可好把那椅子裏的兩個墊子拿給我。

（指着一張靠近窗戶的椅子）

許培英 好，我拿給你。（她把墊子拿來，墊在吳太太身後）

吳太太（把身體扭了兩扭，靠適意了）謝謝你，現在我真舒服啦……要是再有一個踏

腳凳的話。

許培英 踏腳凳啊？（她出外去拿一個腳凳來，放在吳太太腳底下）

吳太太（坐着不動）別費事，許小姐，我並不是要你跑來跑去，其實該我自己來的，

（等許小姐把腳凳放好，）哎，你太好了，真不應該讓你這末服伺我（甜蜜地笑着，）噢呀，裁紙刀呢？誰知道刀在那裏。（許小姐從吳先生手裏取了裁紙

刀給吳太太）「暖，華清，我沒瞧見你在那裏用着，不然我就不問你要了，（對許小姐）你現在既然沒有什麼事情做，可好給我這本雜誌裁幾篇，我看看還有好幾篇沒有裁開，你的手指頭比我靈巧多了。（許小姐接了雜誌走至桌旁開始裁紙——吳太太很舒服地靠躺在沙發上對華清說）你爲什麼不找點事情做做。」

吳華清（站起來）「我正想到外面去——」既，抽枝煙。（許小姐把雜誌放在桌上，手裏拿着裁紙刀，追上華清）

許培英別走，吳先生，我請你幫我的忙，我對吳太太說話的時候我要你在這裏，吳先生。

吳太太這是怎麼回事？（認真的）小心別把那裁紙刀一摔兩段，許小姐。

（吳華清不得已，又坐下來。）

許培英（對吳太太）「剛纔吳太太沒有進來的時候我在對吳先生說……」

吳太太（伸出手來）「把那裁紙刀給我罷，（許小姐把刀給她，她就細細的看那個刀）」

許培英 今年春天我曾經跟你說過，吳太太，後來又說了好些回……

吳太太 剛纔這裁紙刀，要是摔斷了，倒是怪可惜的。（她又很和氣的對許看看）說啊，許小姐。

許培英 我剛纔說我想……

（吳太太一不留神，自己把裁紙刀掉在地上）

吳太太 礙別費事，別管它，（許小姐已將刀拾在手裏）啊，多謝，我並沒要你把它檢起來。

許培英 我剛纔說……

吳太太 沒有摔裂罷，可是。

許培英 （微慍）沒有。（很快地走到桌子旁，把裁紙刀擱放下來）

吳太太 剛纔那裁紙刀要是摔裂了，那倒是怪可惜的。

許培英 （堅決地，對着吳太太很快地說）我剛纔說，在這個月底，我得要走了。

吳太太 （若無其事的）你在我們這裏難道不快樂嗎？

許培英 快樂，真快樂，謝謝。

吳太太 我是說真的快樂。

吳華清 （奮勇一番）許小姐覺得連連和妹妹太太，她教不下去了。

許培英 （對華清看一眼，表示感謝）嗯，是的，（轉身對吳太太）我所知道的都已經教了他們，以後應該有個比我聰明點的人纔好，也應該換換了。

吳太太 我覺得你教得很好。

許培英 你知道我自己的教育是多麼的不行啊！

吳太太 你這話太對不住自己了，我的好許小姐。

（許小姐轉身對華清做出請求的腦子）

吳華清 我想許小姐曾經說過，對於代數覺着很麻煩。

許培英 是啊，我覺得我沒有代數的腦子。

吳太太 （高興的樣子）我也沒有啊，可是我並不覺着這是我做人上頭的一個缺點。

許培英 （苦笑）你不是家庭教師呀，吳太太。

吳太太 誰說我是的。可是咱們的話別扯到岔裏去，許小姐。

（許對華清又做請求的樣子）

吳華清 那末還有英文讀本。

許培英 不錯，我每天晚上給自己上一課，預備第二天早起教他們……這不是個辦法，

祇比他們多搶前一課。

吳太太 也許吳先生可以幫你英文的忙，問他去。

許培英 我恐怕就是吳先生幫忙……

吳太太 吳先生是一個很好的英文家，（對華清笑着）不是嗎，華清？

吳華清 （受寵若驚）我在學堂裏倒是選讀過英文文學的，可是後來我就沒大注意它，過了這末些時候一個人的英文也是會荒疏的。

吳太太 （很起勁的）溫習起來呀，咱們現在就起頭，橫豎你此刻又沒有什麼事情，叫許小姐拿書來給你。

吳華清 呸，呸，不要。